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琅邪王

謝虛舟詳定

天都汪玉球竹廬叅正

晉王羲之書二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獨此卷偽書頗少然亦已參半矣如初月以下四帖荀侯佳近修小園子等帖矇瞽亦知其偽至以智永一帖濫廁其間則又謬妄之甚者矣其他諸帖句摹失誤處十帖有九通法帖十卷句模多失而此尤甚又十七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尚且首尾衡決字畫淆譌如此他更何說不知侍書當年何緣草率乃爾

關帖考正卷七

後知不足齋校刊

秋月帖

秋月帖羸疾下當是問字黃山谷以為而字失一筆文義是矣帖殊不爾觸暑遠涉觸字甚明山谷誤作冒而以為多一筆皆失之不_レ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亦非

桓公當陽帖

桓公者桓温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春以桓温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帖所云桓公

當陽者是也温以是年秋八月破姚襄於伊
水遂入洛方其被命半年尚未入洛而意其
必能克敵故云又當至洛也蔡公者蔡謨也
謨數議防虜甚有算略爲國倚重以永和十
二年卒故云蔡公遂委薦也顧以蔡公爲謝
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孝武帝太
元八年遠出桓公至洛後又琰封望蔡公非
封蔡公決知非琰也仁祖謝尚也桓温北平
洛陽請尚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
不行故云疾更委篤也右軍有桓公至洛及

閣帖考正卷七

二

後知不足齋校刊

桓公摧寇罔不如志兩帖此云又當至洛則
尚未至洛當在兩帖之前也

蔡公公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偶誤或模
搨有失大觀改正慮字此模正大觀誤

謝光祿帖

大觀以此合上爲一帖按此帖語勢實援上來
即非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今年彫落可哀歎
即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之
意

二朝奄忽顧以上一畫重上念字下一畫作一

朝黻蓋甚二朝奄忽者言昨夜仁祖委篤今復
光祿垂命所謂亦垂命也謝光祿未詳

徂暑帖

不_レ當是不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寬割晴三字摹搨有誤晴當是晴或作情非省

左當是省苦施作告非帖中_レ顧多釋作

具此帖遣不具正作具則知凡書_レ者之

當爲一一不疑也

長素帖

閣帖考正卷七

三

一行十字當別爲一帖通行盡劉顧遂合下得

敬豫爲一帖非小大或作小大誤大佳二字

亦模失當是不甚佳也

敬豫帖

故進退_レ字中失一轉模搨誤也

知念帖

以居職_レ字中失一筆_レ當是益或誤作蓋

右軍書字字左規右矩然中自有龍跳虎卧之

勢此帖專謹有餘飛騰不足恐亦出代書人

手與前卷宰相安和等帖所謂楚則失矣齊

亦未為得者也米黃二公但能鑒彼之非真而不能知此之為偽猶是一方之見

長風帖

壯溫說字左傍似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褚公摹本刻吾家鬱岡帖中比之官閣本相去懸絕官閣本模搨多失真即此可見

謝生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筆法一同惟在山之下八卷多一下字可歎之下八卷多不審比出二十字

初月帖

米云此下四帖皆偽山谷云四帖語不類晉人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長睿云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羲之之施作呈耳一作皇皇皆非劉顧作皇恐亦未盡當是皇恐皇恐

時事帖

黃山谷云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

不知那得濫廁阿堵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官吏不東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文義爲安此模誤言不當是言叙鈎模小失耳一作欲非

前從洛帖

明定是明府無疑末頓首字摹誤

以上四帖米黃諸公多鑒定爲僞然與第六卷諸僞作不同前太縱橫此則柔弱專謹故當別出一手耳

寒切帖

閩帖考正卷七

五

寒切劉作寒切爲是筆帶上來又鈎摹小失故有似切耳顧作寒切非懸情懸字鈎摹亦誤不_レ當是不一劉顧作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長睿云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語廁其間可知其僞

按長睿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楊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僕謂此後唯

承足下還來已久荀侯佳僕近修小園子三帖不問可知其僞得告承長平帖筆力短淺餘六帖與右軍一同故當是真卽昨見君一帖詞語雖不屬然與十月七日帖不同彼爲集書顯然可見此猶無據古帖多斷續不可讀未可遽以疑此帖也

予又當是叔兄或作甚見非或作七兄更非以當作信比顧作信次非之當是二兄前有叔兄及從弟知此當爲二兄也劉顧作文亦非

皇象帖

蜀帖考正卷七

六

王弇州云勿三揚用修謂勿勿非勿三也係右軍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章故促之勿三也

遠婦疾帖

遠必王謝子弟名前卷有遠頃異多小患帖後有得遠嘉興書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想一當是想一一劉顧作具非

阮生帖

此是僞書與宰相安和等帖同出一手筆力縱

逸少右軍安和之度

安字鉤摹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專謹中時露縱橫與後荀侯佳帖同是一手僞作而米黃諸公皆未之省蓋偶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首云字大觀原有一點顧誤以爲失半百餘一作生誤劉作里亦非顧云當是武字言相去不過五十餘步耳少以二字鉤摹有失山大觀改正作甚山谷作小船或作甚恒一作所恨皆未可定闕疑爲得不去憂卿當是不大劉顧作不甚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二行當別是一帖舊釋以行盡誤與上合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瑣與前知念許君帖同出一手僞作

帖中字勾模多失平患念白再凡五字皆有失筆患去當是患苦劉顧作患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嘗與右軍書敬和
栖託好佳重熙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
帖筆法不類當別爲一行蓋此書與謝二侯
故列款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之類張彥
遠以此三字別爲一帖非也古帖凡稱人款
書法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往往有之後擇
藥帖同此

省飛白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僞帖

省字闕目大觀泉本目全泉本首行字多闕

蘭帖考正卷七

八

得丹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楊友事
復行當作反事言辦事始還反便復行也顧
云當作友非遲面一當是一一劉顧作面
具非

大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爲謝幼輿按鯤以卒
官後追贈太常不得云患胛僕射謝仁祖也
永和中拜尚書僕射

懸疎當是懸疎劉作懸疎非唐當是應有以行

盡故兩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向亦得万書帖

備半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模失筆

此與下賢室委頓帖當是一時書詞語多同筆法亦相似万謝万也林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早且乘涼行劉作且是顧作且非

賢室委頓帖

此與前每念長風帖有褚公模本在吾邑虞大

理玉雪家吾宗損菴先生以模入鬱岡帖中

狀貌與此同而精神筆法迥絕以官帖視唐

摹無怪張伯雨有土苴之誚

何以決尔决當是便筆偶出耳大令外甥知問

帖郝新婦更篤更字亦如此劉顧作使非乃

得友當是發或作友非安石謝太傅安字也

注劉顧俱作潘妃瞻云當是徃字存疑爲可

以語張令正是以一作比非

多日不知問帖

以一劉作昨問最是顧作比問非一作比門尤

誤此二字鉤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自爲一帖適行盡耳劉顧連下爲一帖誤

當力東帖

東以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詣尤非帖本作無緣劉誤作吾緣省之當是省苦施作告非米以當力以下爲僞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別爲一帖矣

舍子帖

信字泉本失上一點之劉誤作欲顧作舍爲是

關帖考正卷七

十

舍子帖顧云帖末許下猶空半字與下四紙飛

白應爲二帖大觀合爲一誤耳

飛白帖

褚河南摹本墨跡合上賢室委頓六行爲一帖不惟筆法相同并今送致此四紙文義亦貫官帖誤分爲二

月末帖

遲見君君字鉤模有失

鄉里人擇藥帖

擇字鉤模有失發字與十七帖似夢中語字

正同劉施俱作簡誤十七帖致爲簡隔也音
字草下少一折知此之非簡也莫以劉顧作
莫與可疑當是公字或作有作即作可尤非
昨見君歡帖

此與上知念許君飛白等帖同是一手僞作

以劉施正作昨顧作所非及一作後一作復皆
通迄周定是德周顧作值周非俱以當是俱
治與前當力帖東治道筆法正同山谷作臨
顧作詣一作謁皆非言與弘遠俱治故疾患
得小差也字懷當是寫懷末筆橫搨失一折

關帖考正卷七

十一

耳

承足下還來帖

元章以此帖爲子敬書東坡云足下還來一帖
其後云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
謹此代申唐末以後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
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山谷云倘因行
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
甚是智永書之不臧者劉次莊云此帖蓋太
宗取其書類右軍遂叅次其間所以貴之耳
太宗於草聖最爲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

永字耶邢子愿云行李帖智果書果字省筆
乃押字劉次莊誤作智永僕謂此帖語既凡
鄙字尤惡劣不但非右軍書亦斷非智永文
皇書學最深豈不識字至此乃以智永參次
右軍閒耶要是王侍書草率苟於書成故不
復省視耳智永智果亦不足深辨也

已字鈎摹有失子劉作別顧作早俱可通或作
子於文義未合未知也劉顧俱作智永邢子
愿作智果俱未可定存疑爲得

雪候帖

蘭帖考正卷七

十一

玄患顧作吾患爲是劉作苦恐非泉本作玄則
又以劉釋爲正矣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弘遠帖

弘遠山谷作弘遠爲是前昨見君歡帖有弘遠
俱治語知此之當是弘遠也而書作弘竟似
知故顧作知恐是鈎摹誤弘遠王粹也見嵇
含傳前有遠婦疾得遠嘉興書三帖皆當是
弘遠也江按草法當是頃劉釋作須則左傍
應多一點顧作次於書法不合一作江亦可

通右軍江生佳帖江字亦如此

荀侯佳帖

以企惶文義當是深疾書時偶失轉筆故有似
諄及淳耳安西西字作子乃俗書右軍俱作
西叔當西耶得安西六日書無有作子者顧
作好非明公當如長睿作明公顧作那可非
或作遇或作里可疑疑是介顧作令非
元章目此為偽作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初月
帖按初月帖筆猶嚴謹此更流漫與後僕近
修小園子同風力故出初月下

閣帖考正卷七

三

知君分住帖

此帖事俗語俗筆俗其偽不疑米黃諸公皆不
見及何也

及與前丹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或作友非
旦反帖

修內司帖闕首行十一字不_レ當是不一
劉顧作不具非

深以自慰帖

理有火斷當是大斷匪直文義應爾書法亦的
是大顧云書法當作火非_レ二問當是一

一示問顧作具示問非

晚復毒熱帖

長睿謂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為唐文皇所臨所鑒良是卞永譽少司寇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真蹟字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意態無不吻合並以佳下闕九字後尚有中冷一帖及文皇示虞世南勅并世南報奏意長睿當時曾見此書故斷然自此二帖為文皇臨也然愚意曰反想至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法深謹與自慰毒熱兩帖絕相類無右軍龍翔鳳者羽之勢亦當斷以不疑耳

閣帖考正卷七

十四

何屺瞻云王本作日午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夷真涼之散帖本作言散顧作意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目為偽蓋據末耳字縱絕右軍從無此法故斷以不疑耳僕謂此帖筆法淵潤與前曰極寒追尋傷悼等帖同惟末耳字筆法全異文義亦復不屬當由集書時有人於紙尾縱筆作此一字王侍書不之省故誤模入耳

羲之上大觀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爲子敬書長睿云處動靜以下方
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
迥殊愚按此一十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
勢與後迥殊文義至行往希見與下不屬當
是一帖中五行至餘可耳文義已盡下得華
直疏又當爲一帖前兩帖皆適當行盡又筆
法略相似故不復省覽誤以爲一耳要知此
三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疎漫狂縱全
是俗筆而目爲右軍父子汚鱗罪過

關帖考正卷七

十五

處當是何公劉顧作比二非故一當是一
一言何家動靜一皆知也或作故與亦通
劉作故之顧作故故皆非慶之文義筆法皆
當是慶慰下永嘉石亦同或作至亦非及似
劉作反側大觀同之反字句模有失耳顧作
及比恐非華之當是華直劉作宜非何以帖
明作似或作以非未々帖明作未得或作行
非

龍保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模入而龍保帖遲見下
失九字多一之字離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
誤出第五帖愛爲上之下愛爲上帖前失兩
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爲右軍烜赫有名之書
而首尾譌闕參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
見者舛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端增入之字與前義之白下增
耳字正同亦可證僕謂耳字爲後人增入精
鑒不疑也

清晏歲豐帖

御帖考正卷七

五六

安世鳳云此帖致佳乃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
異產已可捧腹至云所使有豐一鄉是何言
語况并出亦改爲使愈不可解細繹之乃所
出有無一乏也始渙然明了蓋所出者地所
產也所有者非地所產而聚於此者皆無一
乏也文義草法無一牽強右軍帖如此處多
有

歲世劉顧正作歲豐施作無非所失唐模真跡
作出淳化誤作使

朱處仁帖

石在劉作何在亦通然按草法當以所爲正取
荅荅字真跡旁注故字差小淳化誤模入行
耳

愛爲上帖

爲上當是爲上劉作退非_之連或連上行至吳
作吳會或連下違離作念違離皆可通連文
義當是違句模失耳雪谿堂古刻正作違或
作連誤

七十大慶帖

汝即岷字領即嶺字稗帖崇山峻領正作領

閣世考正卷七

十七

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真跡所謂鳳者翽翔左
規右矩之妙具於此見之不知王侍書當年
何所見遂生去取其間且不過此數帖已半
脫誤乖舛即其存者又復句模失真比之唐
模相去千里不謂草率乃一至此可惜可怪

六月廿七日閣將秋炎熱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琅邪王 澗虛舟詳定

天都汪玉球竹廬叅正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偽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模失誤處亦比他卷為少

小大悉帖

長岑會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時語按

此帖筆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鉤模

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收收字

關帖考正卷八

一

後知不足齋校刊

施作惟顧作惶以海以字黃作臨顧作詔死

如如字黃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

是比來顧作以來亥多當是賓禽王略帖賊

重命想必禽之多字亦如此顧作賓命多問

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小耳當是故尔耳或

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為定

卜公陳云卜壺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殷生數問比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比征

尚未聞伊水之捷故數問此事云何也安西
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以從兄尚卒後乃遷
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
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康六年
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
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
秋翼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
當是翼也晉自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深痛
惜之故於庾稚恭經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
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意蓋可見矣

關帖考正卷八

二

後知不足齋校刊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模有失三行荒字失下
一橫波帖子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
未全也泉本正有橫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上
不同又以此下項爲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
似相連屬而筆法又不同仍舊爲得

當字慮叛字鉤模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以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

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宜當是觀望模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是乃左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觀望乃苦輿上隱痛耳一作者非一日一亥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心字末筆疾引下當是不一一而鉤模時失之耳

鄉里入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別為一帖名或作不非

轉佳帖

關帖考正卷八

三

自勞弊心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一點皆鉤模之誤去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或字皆如此一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_レ當是力不二劉顧作具非_レ當是義之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散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

晉度江後始拜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
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行當別爲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
爽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爲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僞作

注劉顧作往一作德泠劉顧作冷一作論俱未

可據以爲定兩存之

發瘡帖

不夕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豕々々

當是羲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
承之字疾筆牽帶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爲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愚謂此
帖韻適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從

字順者疑非右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
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淡悶干嘔咸古字須
右軍乃解然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
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
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
爲父而卷舒恐致背絹絲文磨損字面故置
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云喬說非是古人寶
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靖二十四日

關帖考正卷八

五

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此類
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內合
同并集賢院印又鷺溪黃素革首前後皆用
宣政內府圖書印之嘉靖閒王元美得於慧
山談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
其非僞作無可疑矣

力不二當是力不一劉顧作力不具非
賢內妹帖

久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
知字作古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爲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作友此作兩則是雨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雨兩字正作兩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以郗曇爲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交等州軍事此云重熙旦便西與別蓋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關帖考正卷八

六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據乎

潤轉父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爲僞按此帖飛動中具蕭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臨筆未是

冬中感懷帖

知足下常曰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明是不一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一點乃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羲之頓首字悵然下亦有羲之

白字

閣帖考正卷八

七

劉次莊分足下以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云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爲王敦主簿敦目右軍爲不減阮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爲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溫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矣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

右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如此末云
自必出惟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說者耳鐵
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是梁人決知非也
阮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
或作既月尤非以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
來一昔不得眠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
大灸不得力黃作大惡顧作將力皆非復助
且二字鉤模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爲一帖

蒸濕帖

蘭帖考正卷八

八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不
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
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模少一折羲字模誤刻下行短當
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温未入洛前語

正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
詞意似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

丘彥遠帖錄云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
今臨葬借輕車竊意即此丘令也右軍宅在
越之戴山今為戒珠寺隸山陰庸非此宅圖
邪

卅收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卅徐澄齋誤作卅
水丘與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
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別為一帖

飛白帖

開帖考正卷八

九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之六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連之
亦二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六此作二
則是亦字劉顧釋誤大觀之上失一點故施
作重慰亦誤之日文義當是今日非緣模誤
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之也按書
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末之
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
作似顧作比皆非採系當是採菊山谷作採
藥謂失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

想云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
當作示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也劉施作
遲正是顧云書法當作返非多散按書法當
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可通

閣帖考正卷八

十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迥與二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
帖正越行汝和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示
下不能容故耳誤也

不_レ當是不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字不
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
右軍念足下罔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
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耳要之皆是偽帖

獨坐帖

果古按書法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
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
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
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亦
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
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
終以為當猶趙克國之討罕羗初是之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
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
之氣而乏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兄劉誤作見古當是督
劉合上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
遠

黃甘帖

三百當是三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顧誤作二

百舡三劉顧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爲信如云信遂不取荅言使者不取荅書也後世始以信爲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是以爲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僞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僞作

雨快帖

關帖考正卷八

十二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爲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無間每如此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爲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灸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蓋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不蓋聞其病少瘡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首尾

不彡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彡至字似王字當由鈎模少誤彡當是不一一下

還具正作？則知此之當為不一也。劉顧亦作具非。

取卿女智帖

汝和云智壻同干祿字書智壻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施誤分作知耳兩字保泉本作沐大觀同經當是腫石當是不言腫休不今何似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其跋秘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雅定非右軍不能米黃所鑒皆臆決無據故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關帖考正卷八

十三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劉施誤合作幾々或作區區面顧云疑是拜字

比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

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稽苛急右軍疲於簡對故有無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時與人道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長睿遂謂逸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哉無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辭世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岷嶺峨眉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

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模多誤自以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模正舍逸以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久人事請託米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作比都長睿作小却兩皆失之小明是小不是比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煩劇或小都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意始終耻為懷祖下耳自行人失辭為時流所笑於是始為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絕也未名或作未忽或作未免或

作未見皆可疑小字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
元章謂不差豪髮未之細審耳以當是頃劉
誤作須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亦廿七日看

閣帖考正卷八

十三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汪玉球竹廬叅正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祿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澌薄

閣帖考正卷九

一

後知不足齋校刊

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漏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迥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借非獻之韻

自可賞亦以米說為過

未嘗暫撥當是撥字施作撥始無定處施作實顧作真澹流施作澹顧作灌既已往矣顧云當作真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上

作一帖誤鶩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

蘭帖考正卷九

一

後知不足齋校刊

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

二帖尤誤

真壽我鳥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查我鳥者猶

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鶩即逸少所愛之我鳥

甚可鄙笑按右軍有我鶩差不甚懸心一帖當

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為小字如鶩不

佳鶩還慰姊意之類賤之深正愛之甚也

已字向發宜作當言鶩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懷

也下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

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玉玄上玉轉筆圓下玄轉筆稍方上當是
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玉則慰姊
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
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
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脫失不復成
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
皆十七帖中所有炳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
乖離舛繆尚如此況不經見者乎以此而推
其他乖離舛繆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
苴之論推理殆不爲過

閣帖考正卷九

三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官帖中亡
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
全不願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今不爲
因索耳比者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
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燥
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
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清
少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校因索作因累

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
加一點言下亦加一點未死下無罪字與長
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以因索為因索則
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
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帖而二刻互
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
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
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
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為患患字俱模
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政
為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絕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
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
由正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
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
其初也

體復何如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
字接故有似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佳何

當是行有佳酒行黃諫作何酒次莊作治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別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迥各有勝處快雪當別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閣帖考正卷九

五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爲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比亦通顧汝和云比驕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兄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支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支顧作克皆非願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倪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怒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筆帶上來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為一帖最是顧誤合為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模失之耳噉復多少文義當是噉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緣

勾模有誤

閩帖考正卷九

六

思戀帖

無徃不冬文義當是無徃不至言思戀無所不至也至與禊帖群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願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至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獻之亦忘憤當是惡憤言歲盡感懷曾殊惡憤也或作忘作忘俱未是勿謹勿忘勿當

是勿勿晉人多以倉皇為勿筆勢偶短耳劉
作匆非匆匆乃近世語晉士無此渥乃當是
謹白法尔天當是諸不具顧作勿謹拜疏不
具皆失之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乃或
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
衛將軍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
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
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况下僕射正為王
劭則衛軍為恢無疑

蘭帖考正卷九

七

冠字懸止字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鬱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
小亦異當別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賴消息內外極生令內外二字本行旁
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
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
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
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

叙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潤
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
梁御府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
人乃云僧者曾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爲曾不
知老之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載此叙
俱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善模帖者勿問其
贖滅注闕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
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
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
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偽智果書

關帖考正卷九

八

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憲患散輒發癰散者
寒熱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
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
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
服生礬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礬
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
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冰又
鸛伏卵以助暖氣其酷烈如此

姊妹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獻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別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合上作一帖誤

姊性帖兩多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

江荆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

閣帖考正卷九

九

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以武陵王黨殺之温於廣州飲鳩卒希以討桓温故城陷被捨希邈及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市惟友及蒞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者也子高未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考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

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爲郗氏。聳羲之，郗鑒，婿獻之，郗曇，婿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離婚後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爲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絕糟糠，爲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別至此，唯當絕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欲與姊偕老，定當爲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睿，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郤，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額了暢劉作觸頰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
觸額合歡睡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
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如顧作別為是長睿
作反亦通或誤作列如佈當是纏綿顧作俯
仰誤豈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薇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多當是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
者失之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關帖考正卷九

十一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位還帖是信還

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之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今娛帖本作娛劉
譌作悞不乃忘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徑成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徑
成當是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
小亦旁注模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興字後當是復

一作後非故之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
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昨遂不奉別帖

黃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
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
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
遂多闕耳觀其可讀者知其尔耳米元章專
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
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

閣帖考正卷九

十一

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
歷世傳寶墨跡豈有偽理長睿每以辭語明
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無據又此帖唐摹墨
跡今藏武英殿曩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
下紙破碎尚有別帳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
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深大觀承之皆
誤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
淳化信土苴矣

腎氣丸帖

比服服字作𠂇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齊劑

通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
以中筆帶下當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
縱逸之氣故時露洵洵二字相混無別當由
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此字首筆當帶上別
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
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

閣帖考正卷九

三

人語但筆勢踈緩謂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
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
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
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始是穆
帝時人偽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
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
加禮未幾遇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
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

以長睿之言為正

玄度許詢也與公孫綽也齡即修齡王胡之也
仁祖謝尚也諸字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偽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
諸帖當是一手偽書賴字左半鉤橫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黃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
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
元章云薄冷益郎並歐陽率更書

閣帖考正卷九

十四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為歐陽率更書實
然但米誤以益部為益郎耳益部者舊傳蓋
借陳壽所著益部者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
是求以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
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別為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
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偽書米璣良是又鉤
模多失筆家凡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
晉人不以信為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
不是信也德遠終字中失一小畫所致此字
本一重筆有飛白今分為二永一觀其筆勢
疑當是永一失中一畫何可レ々々々々レ疑當
是何可與恐永問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今
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為可

鬱鬱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

閣帖考正卷九

十五

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
令風骨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二帖

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絕類右
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
作長睿以為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
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無常當是諸從之有
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黃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

云黃門隕背當別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以當是知劉作欲非亥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鉤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靜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

閣帖考正卷九

十六

乃傳寶至此泉本不復錄此三行耳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偽為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絕不相同憔悴可
之、後作憔悴可言此作憔悴字書無悴字
乃鉤模之誤當以悴為正可之當作可言劉

顧作耳誤

可必不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別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
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勞下明有空地其非
一帖決矣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
是兩帖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
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閣帖考正卷九

七

壬寅六月晦閱昨晚五鼓此兩三日間熱甚不減南方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琅邪王 澍虛舟詳定

天都汪玉球竹廬叅正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僞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僞者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爲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僞書爲沿門搨黑者開先路就中鶯群一帖筆力猶鬱勁適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遠矣

閩帖考正卷十

後知不足齋校刊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僞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斯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爲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僞爲二王帖語耳王元

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
美震於其名不敢更爲異同之論耳若大令
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
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
繞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別是一手然學
之不已定可沿門搨黑

長睿云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亡其半上
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逸
少部中結字殊應模短蓋王氏子弟臨逸少
書勝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右軍
書語並無此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
帖不省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別是一書
邪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冲按冲以孝武寧康元
年都督揚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
以安帝隆安四年領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
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之領江州
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僞正不待
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彥遠作改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
船舫之舫東改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
改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
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繁蕪
之無本不應有草以乃湖字劉作御黃作仰
皆非信還 一當是一張彥遠正作一顧
作具非白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也
疑當是紀若顧作絕欲可疑未識字勾模有
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偽書亦
不足深辨也

閣帖考正卷十

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重一
枋字末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
同當是鉤模脫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說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
知僞作無疑也

此豈常下五、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
之當是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云字
係當是竦或誤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

莊正合爲一以施作頭頂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患投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僞書

前兩帖凡字俱當是項二王帖凡頃字俱作以若須字便作以左上多一點

遠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

閣帖考正卷十

四

又多一折或以上小畫爲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爲可不知如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真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玄以當是常復顧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以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非後面得以送亦是卿也過半已定當是半日模搨失耳

亦當是喻顧作呱非子帖明是一十顧云當
合作卑非所以致鄆陽當是鄆陽以地名故
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
歎陽非帖後有諸影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
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
非矣劉顧作貪黃諫作奕

忽動小行帖

望字山谷作畫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可
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
當是岐當還岐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
亦不甚應模矩

閣帖卷正卷十

五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
別為一帖多字模誤打勝常正是想顧作於
誤向達都向字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
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
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

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以爲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爲一帖信是有見至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還道與之全不同此當模誤分比之言當是分張可言帶上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徃徃多如此劉顧不知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僞帖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以置子敬卷首豈以此諸帖爲子敬奇絕之作耶第六卷適欲遺書等帖亦以置

閣帖考正卷十

六

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書真僞莫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爲米王二公掇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爲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于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爲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爲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互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互字如出一手不必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爲僞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未還了尔了字可疑劉作何顧作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
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
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
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
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
爲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陽東
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
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
十卷大令書當是僞帖

鴨頭丸帖

閣帖考正卷十

七

此帖真跡萬曆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
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爲右軍且爲之
贊柯九思等亦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
工穩然乏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
等帖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
駭人意然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

之如右軍豹奴晚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月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媵以下諸帖爲一手僞作此豹奴帖筆意充裕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爲後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矣然此數帖格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僞書中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名人書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

閣帖孝正卷十

八

帖後王侍書不省以前二段爲古法帖以此一段爲大令帖又於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爲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爲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僞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逮乃盡字章艸法故爾次莊誤作建

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

體差相亂模者謬誤置之

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葛語尚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

何妃瞻云來當作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雋本色故自不乏

閣帖考正卷十

九

極熱帖

悶之字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字作悶暈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別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僞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爲非王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者爲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

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爲主此極熟兩帖與上
鄒陽阿媵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
以此而言長睿目爲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
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僞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絕艱辛也爲近世俗言非王氏帖
按此大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爲
大令帖中取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

閣帖考正卷十

十

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鄒陽一手書多當是知一作
欲非

舍內帖

分邊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
作分連顧作分遣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
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僞作長睿以爲宋齊

人恐尚是過論

言云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云
與此不同作居爲是末々々當是一一作耳
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爲僞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
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時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爲中
領軍庾冰亦爲領軍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
領軍定當是洽丹揚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巖

閣帖考正卷十

十一

爲丹揚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愷爲中領軍
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庾和也鄱陽
見前卷

故玄風當是苦風帖後疾玄字同此作在非作
者亦非亦之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亥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摧寇帖亥
字正如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爲僞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表等帖筆

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爲僞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鄱陽同出一手

昨日諸願帖

此字誤從目鉤模有失冷當是冷作洽誤常忘
么故尔怵當是常惡公故尔怵怵言捺之
割不差胸次常惡想公亦當怵怵古人文字
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怵一作憤
憤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

蘭帖考正卷十

十二

昨爲作次莊誤以復爲腹皆非殊之文義當
是殊之言以昨下故殊之也筆駛有似口耳
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丸的字中少一點模搨
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爲正每以力當是
異得力亦緣筆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
尤非謹當是謹白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爲羊欣書尤爲臆決此與上月終帖
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爲僞此竟云羊欣自
異其鑒不可解在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媿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携其長幼汝帖正作詰顧誤作諸大都可可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

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開帖考正卷一

十三

此帖與東家媿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偽書

海鹽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鶯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偽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

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宗虛劉道士鷺群並
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蓋以逸少嘗書
道德經換鷺山陰曇曜邨道士舉群贈之故
傳會作此帖耳宗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
建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
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
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其偽不疑

海盜筆法當是海監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
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
近定當是也崇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閣帖考正卷十

七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壬寅七月一日閱

吳郡鄧弘文雨桐仿宋本書



